

落叶枯黄

——潘琪作品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落叶枯黄

潘琪 著

落叶枯黄

潘 琪 著

* * * *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岳阳晚报出版印刷中心印刷

2000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46 千字 印数: 1 - 3100

ISBN 7 - 5404 - 2061 - 8
简易精装 I · 1610 定价: 28.00 元

生命的剖刀

——潘琪作品浅识

(代序)

张阳球

在《中国作家》和省作协举办的君山笔会上,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李宁装、耐克鞋,一副颀长的个头。见明介绍说:这是潘琪,军旅作家。我们就认识了。潘琪的中篇小说《办点》被选上了。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因曾在军旅,我们的交往多起来。这是个令人愉快的人,每天总是一眯子笑。读过他的作品以后,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更深。他的发表于大江南北文学杂志上的几十部近百万字中短篇小说,凝聚了潘琪对人、对生命的体察与思考,于豪放中透露出深沉。

成长于军旅,自然对军旅题材有着偏爱。潘琪早期创作了许多反映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那场自卫还击战争的小说。如他的《当她到来的时候》(《天涯》杂志)、《今夜雪无声》(《百花园》杂志)、《柴场上》(《洞庭湖》杂志)。《当她到来的时候》以亲临其境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战士在与敌人进行山洞战时牺牲的故事。《柴场上》则讲述了一位排长在南方边境那场战争中英勇捐躯,他的兄弟接替哥哥遗志,再次奔赴战场的感

人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几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都设置了一个女性。《当她到来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而《柴场上》则有一位嫂子。作者利用女性这个独特视角去审视战争，从爱与死两个生命极端进行比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当然，作为潘琪的早期创作，政治审美的成份多了一些。

从军旅来到地方，回到他的出生地岳阳，潘琪的笔触更是大胆地涉足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剖析与关照。去年发表于《洞庭湖》的纪实中篇小说《塔市的骚动》，写一个城里下乡办点干部的所见所闻及自身的得失遭际，其辛酸中之辛辣，在岳阳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近年来频频见于岳阳晚报的诸多短章，如《母亲旗》、《稻子的声音》、《做鞋的二娘》，以及《四叔》都给人一种清晰、朴实、深邃的感觉，读之不由得引起阵阵心灵的震颤。

不能不承认，潘琪是很勤奋也很有些鬼点子的。那个少年白头的脑瓜子里其实是整天思考看别人不曾思考的问题的。1994年前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个人命运为主体的小说。这中间以中篇小说《书家》为上乘。潘琪这个时期的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即内心世界审美层次。《书家》说的是一个热爱书法，视传统书法如生命的人，泼墨挥毫的那只手手指被绞盘绞断，他的人生命运突遇坎坷。在遭受沉重打击面前，主人公没有消沉，于艰难环境中顽强拼搏，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好追求。狄德罗说过：“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作为人这个高等生命，他的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潘琪在这里生动展现了主人公战胜自己的软弱、盲目、渺小的历程。从生命的内在表现形式上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生命审美，讴歌了生命本体的不朽与崇高。

潘琪获得过许多文学奖。《秦老渊开闸》获得全国“芳华”杯短篇小说奖，《女兵的心曲》荣获《中国当代女兵》征文优秀奖；散文《那驼岭山中的幽兰》获第三届教师节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他的小说曾被《小小说选刊》转载 5 篇，《小说月报》转载过 2 篇。近期在《湖南文学》、《中国作家》上发表的一些小说，无论从内涵上还是行文上都有新的讲究。他不注重句式辞章的修饰，用一种纯客观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叙述，去体现更丰富的生活的真实和更深邃的艺术的底蕴，表现了潘琪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忧思与探索。这是他的风格，也是他和他的作品让人亲切，让人关注的原因。

（原载 1997 年 5 月 12 日《岳阳晚报》）

目 录

落叶枯黄	1
洪水涛涛	45
书家	84
办点	113
尘世	160
金太阳 银月亮	203
日子凄惶	248
旅行记	296

落叶枯黄

一

樊小舟是在半夜被老婆摇醒的。

当时小舟正做梦,梦见自己搂着一个女孩的纤腰正做那事,在激动得不行的时候,无端被老婆林永芹给摇醒了。好端端的打扰了一场好梦,小舟心里不由有些生气,气鼓鼓地爬起来,正要说老婆几句,老婆却已勾着头坐在床边了,撒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睡裙的一根背带断了,露着半个背。一见这样子,小舟就知道老婆犯心病了,每次老婆一有了心病就六神无主地生闷气,常常半夜里爬起来坐半宿,见这阵势,小舟心里一时有些发毛,不知老婆今晚又要搞什么名堂。但老婆见他起来,却并没提出什么摸不着边际的话题,只问小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小舟问什么日子？

老婆说，今天才二月初三啦，刚才那事做早了，我说算来算去，总觉日子不对，原来正月只有二十八，比正常月少了两天，这个月的安全期要到明天才是，可刚才少算了两天，那事就做得危险了。

小舟听明白了，才猛然一醒悟，心想是坏了，今晚的爱做得真不是时候了，刚刚沾安全期的边，要说不安全也就真不安全了，这晚的销魂时刻，说不定真怀上个小东西来。

这时，老婆长叹一声，说既然这样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命里该有，逃也逃不了的，怀就怀吧。说罢，鼻子一酸，泪流了下来，又说，只是太突然了，没一点准备，不想就这么懵懵懂懂的就要做母亲了。

小舟听得心事沉沉，想就目前这么个家庭条件，怀孩子确实不是时候，见老婆伤心了，又只好劝老婆说些有孩子是好事，人家盼都盼不来。就说了相熟的几对夫妇，结婚都几年了，一直没怀上孩子，人都憔悴了，如今自己怀上了，不正是天赐的洪福。

老婆听了，稍缓些伤感，把头拱小舟怀里说，我真不知道做母亲是个什么滋味，平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想那做母亲的日子是多么可怕。

小舟不由笑了起来，说你也太操心了，今晚只不过是越了安全期一天，还不知是不是怀上，要是怀不上呢，不把这一宿觉白耽搁了。

老婆一听，破涕为笑，情绪好起来，就偎在小舟怀里睡了。

老婆睡了，小舟却睡不着，躺床上张了眼看窗外，夜风徐徐，树影婆娑，心里却折腾得厉害，想这些年来，日子过得真他妈无滋无味，执著追求的始终达不到，不该有的到突然来了，

若真就这么做了父亲,平添了那份责任心不说,本来虽说平淡却也平静的日子就再也别想有片刻的安宁了。糊思乱想了一番,瞌睡再也没有了,就下床泡了杯绿茶,开了台灯,拿起白天没改完的稿子看起来。

稿子是单位上约写的一个典型材料,局长说要报省厅政研室,因内容不充分,他就一直拖了下来。稿子介绍的是家合资厂的厂长如何抓产品发展经济。这种稿子对小舟来说不过是蜻蜓点水,举笔之劳,照理一夜功夫就写下来了,问题是采访的全过程小舟他没参加,素材是办公室副主任小符给的。别人给的东西,小舟感觉的是种别样的味道,写不出那种得心应手的文章。况且他听人说过,这人仗着是合资企业,在厂里独断专横甚至玩弄女性,这属不属实先不查证,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心境。

小舟把文章的开头看了,觉得仍与其他类似的文章无大区别,观点平平,毫无新意,想现在的采访不讲究从细微处着手了,都是做些表面文章,现在的典型也不典型了,遍地皆是,只要你愿出钱或拉个三五千元的广告,就能给你来一段,如此种种,实已失去了典型的意义。

心思淡下去,就没一点写作情绪了。这时天已渐渐破晓,前院的老鲁头已起床打扫院子了。小舟糊乱搓了把脸,没了一点写作情绪,就干脆丢了稿子,从床头取了风衣出门。

街上天色尚早,行人寥寥。偶尔驶过的车辆扬起一阵阵尘烟,他把风衣领子竖起来,缩了脖子走,清凉的风一阵阵拂过,路边的花草散发出沁人心肺的幽香。快到单位时,心里突然火辣辣的折腾得不行,知道又是老毛病犯了,忙在街边一处小吃摊上要了一碗酸辣米粉吃了,吃下去浑身冒了一层热汗,心痛才轻些。

到了单位，地坪里停着一辆崭新的雪铁龙小轿车，自己单位没这车，人家这么早找上门来，肯定有不一般的缘故。小舟走上去踢了车轮一脚，想他妈这时候的款爷人五人六了不起一个个牛×了，不想不抖国味抖洋味，实在叫人吃恼。站办公室门口的科长见了，说小舟气不过也弄台坐坐。小舟说，屁，这车一坐就头疼。科长笑起来，说你原来是不想坐才没有。

进了办公室科长又说，小舟，交给你的那个材料是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拿出来，你平时都是很快的，怎么这次就慢了？

小舟说，调查不是我去的，整个情况我只是看到了一点介绍而已，很难写出特色来，你看，是不是我再去采访一下。

科长说，没这必要的，已经采访过，你只把情况归纳一下，文字上加点工就行了，又何必再去。

科长一推托，小舟猛想起来，当时去调查时科长和小符一道去的，这时跟科长说再去采访当然是不行了，明摆着你去采访就行，别人采访来的就不行。这么一想，他知道一早又把科长得罪了，别人不知内情的还以为你想下去也是为了那一壶酒两斤花生米。

小舟不吭气，科长就说，今天一早人家亲自开车来了，局长说材料已经写好了，正准备送上去，你要是再一下去，局长的话不就露了破绽。

小舟忙说，那就算了，材料我已经拖了个草稿，就今上午整出来。

一上午小舟全搭在材料里边。写这种应景文章，小舟心里有了个惯用的公式，不外乎动笔排列出人物的事迹和成果，然后是创造事迹的经历经过，如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战胜病魔，等等而已。只要你思维拓展一点，文章也就丰富了。

两个多小时，小舟把文字整理了，打完最后一个句号，把

笔扔一边，心里骂声瞎扯蛋就把稿子给了科长。

真个心不顺，走路都歪脚。下班回家时路过菜市场，一辆急驶而来的“的士”不知是车况不好还是司机心况不好，无缘无故地紧挨着小舟的身子开过去，吓了小舟一跳，吓了就吓了，不料一抬腿撞翻了一个鸡蛋摊子，摆摊子的是一个黑脸女人，立马尖叫起来，你瞎眼了，这么大个摊子你没看到。小舟连忙道歉，可道歉是道歉，女贩子压根不在乎你道歉，她只要你赔蛋钱。小舟傻了眼，这摊子根本没碰着，只是稍挨了一下，或是连挨也没挨一下，然鸡蛋却打了。再看蛋摊，原来是一块平面木板，鸡蛋是很有技巧地堆放在上面，而且是紧挨着路边。

这时旁边几个摆同样摊子的妇女在窃笑，小舟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是故意在路边设这类摊子坑人，心里就火了，说你们在这赚黑心钱，就不怕市场管理的。黑脸女人说，市长我都不怕，还怕个吊管市场的。小舟说，工商所就在下边啦，看你们这个摊摆得是地方不。黑脸女人一点也不怵，说工商所是我大爷，你怎么着，想赖吗？小舟就说我赖什么，我根本就没碰翻你的摊子。黑脸女人说，你没碰，我的鸡蛋是卵碰的，后生仔，是不是要老娘给点颜色给你瞧瞧。说时，就从裤腰上摸出一片刮须刀片来，小舟以为她要行凶，忙后退了一步，这妇女却并不过去，把刀片放自己手腕上，刀刃渐渐往皮肉里吃去。黑脸女人说，你要是还想赖，我就把自个的脉割了，然后再跟你打人命官司。小舟从没见过这等坑人的把戏，一时吓懵了。另外几个妇女见机都过来劝说，言以厉害。小舟知道他们是一伙的，想走却被她们团团围住。眼见黑脸女人脸煞白起来，手腕上血往外冒，几个妇女嚷起来，一下子围过来一大群人，都说小舟的不是，砸了人家鸡蛋就该赔。小舟

只好认了，掏出伍拾块钱丢给黑脸女人，黑脸女人立即收了刀片，笑嘻嘻地拣起五十块钱连同刀片一起塞进了裤腰里。小舟再去看黑脸女人手腕，腕上并不见血，黑脸女人到地上拣起木板，竟又重新摆开了摊子。

二

礼拜天，老婆赶中班，半下午就走了。

老婆一走，屋里就少了些许生气。这时，小舟就觉得还是有老婆好，知冷知热不说，好歹有个说话的，房里能有个影子动。一无聊就早早把晚饭弄吃了。吃过晚饭，拿了一篇早写好的小说稿子下楼来，骑辆破单车去文联找小宋。小宋是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在《艺苑》杂志社任编辑，小舟曾给他写过两篇小稿，都发了，于是俩人就成了朋友。

到了文联大院，小宋住房的窗户漆黑，他耽心他出去了，去问门卫，门卫说没见出去，就爬上楼来，一敲门，小宋竟在里面，不扯灯，在黑暗中打坐。小宋见了小舟也很高兴，说我跟你打过电话，你老婆说你不在。小舟说只怕是不在。小宋说，好一向没见你，有没有写稿。小舟从口袋里把稿子拿出来，一篇早写好的稿子，一直没时间送来。小宋摇一下头说，可惜了，上期正逢我组稿，你却没送来，要送来我就编发了。小舟听了心里也可惜，说你先看看，下期能不能用一下。小宋就开始拿起稿子看，看得很慢没有一点响声，只有四千来字，竟看了十多分钟，良久才说，还可以，先放我这吧，下期是老王组稿，稿子不好上，老王有老王的朋友，老王朋友的稿子不一定比得上你的稿子，但老王会用他朋友的稿子，每期篇幅有限，还要为总编、名家留篇幅，剩下的就不多了，不过，这也不能怪

老王。

小舟有些感动,更觉得小宋这个朋友诚实,说你看什么时候能用就用,我不是专为你送稿子来的,朋友吗好久不见,该来看看。

小宋说,在作者群中,我也只与你关系好点,平时我又不大出门,你刚才见了,一般晚上我就在房里独坐,有时也写点东西。随手在桌上拿过一本妖艳封面杂志。这上边有我一个中篇,你拿去看看。小舟翻开目录一看,是一本通俗刊物,小宋那篇是“书生郎不敌娇女”。

小宋说你要是有兴趣也不妨写点通俗文章,目前通俗稿子档次都低,原因是名家不愿写,不成器的业余作者又都写不好,只有你这种居中的作者才能叫响。只是写这种稿子也有些讲究,题材不能翻古,就现代人现代事,最好是身边的,读来感人真实,象我们群艺馆的老林,就是那个写诗的就是一篇好稿,人古里古怪不说,还有一身的风流劲,听说他出了本集子,那时候有几个崇拜他的女中学生被他弄了,只是人家不愿提而已,象这种事要虚设一点,弄点玄妙出来,但也切莫当纪实的,免得到时说不清惹官司。小舟一听,说就这种写法也还是有难度,倒不如平心静气地写点正经文学的好,不担心,能用就用,不用也不得罪谁。小宋说,写正统作品,就得来有份量的,象你不能一老小打小闹,短篇再多也还是只能说发了短篇不能算中篇,不妨静下心来写一个中篇看看。小舟说,我手头有几篇以前写过的系列本子,内容不错,什么时候整理了拿来给你看看。小宋说,现在什么都讲究务实,写稿也一样,稿子改好,切莫做作,只有真实反映生活才能算是上乘之作。是的,有一事我正要跟你联系的,送稿子来时,看能不能联系一幅广告。现在杂志难办,都在吃官家饭,唯有这文化角脱了母

体,很可怜的。小舟当即应下来。这忙我帮了,有几个厂家跟我关系不错,只等一落实了,我就跟你联系。小宋说好,稿子你尽快改出来,明天我去跟总编打声招呼,你拿两张照片来,我给你办一个作协的会员证,以后也好正式参加杂志社的活动。

因广告有了眉目,小宋显得很高兴。

小舟很激动,原没奢望的事竟不觅自来,心里不由有些哆嗦。俩人兴头都高,一直扯到深夜,小舟才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老婆已下班回来了,没睡,正坐床上看书。小舟把去小宋那里的情况说了,说到拉广告的事,老婆比小舟冷静,说那小宋也真成熟得可以,谁人不联系偏跟你联系广告,一幅广告几千块,现在企业都不景气,好多工厂工资都开不出来,哪个给你广告,你又不是什么大权在握的人物,人家有求于你。小舟说,有两家厂子我以前去采访过,写的稿子也发了,人家不会不给个面子吧。老婆说屁,只有你才这样单纯,你写稿子的时候人家认识你,你咋不提,现在稿子都发了,人家名也出了,他还图你个什么,白送几千块钱给你。

老婆话说得实在,小舟静心一想,也是,不该那么快应承下来,现在无缘无故了,谁还会给钱给你,再说,现在又有几家企业是稀罕广告的,产品好的不愁没人要,产品不好的你硬把广告打上了天也没人理你,能给你广告费也全看在你面子上,不外乎有求于你,重权在握的人物。这么一想,小舟心里就灰了,找稿子的劲头也散了。老婆见小舟蔫了,你看你这人真没治了不,办事哪能一头热,热气一过就没辙了,你当初何不想明白,现在应承下来了又不想揽了,人家小宋会怎么看,你一个大机关的干部连一个广告都拉不到,他肯定不信,要真拉不到,你当时就不会那么爽快应下来,现在你应承下来了再不

干,他会说你不够朋友,假话骗子,不就是两千块钱吗,万一不行,自个垫出去,就只当年成不好,大病了一场。

老婆说得悲怆,脸上冷冷的,目光看着一处,小舟以为她说糊话,上前用手指捅了捅,老婆有反应,说声讨厌,就倒下去蒙头大睡。

老婆睡后,小舟把顶灯熄了,开了台灯,把那个中篇稿子拿出来,开始一页一页地看。看久了不知不觉被其中的故事吸引了,倒不象是自己写的。老婆中途醒来,说你又沉不住气了,一篇稿子放那没人要,明天再看就不行。小舟深吸一口气,觉得稿子很有改头,瞌睡也消了,说,已经零点了,还有多少睡头,明天又要下县,还不如今晚改下去。

第二天小舟随领导下县,没想会有这么丰厚的收获,每到一个县,走时县局里就有所表示,烟酒、茶叶、高级毛毯,小到地方特产泡油豆腐都送。回来时,每人一大纸箱,二塑料袋。司机把车子开到小舟楼下时,小舟老婆正在阳台上晒衣服,见小舟喜气洋洋地回来,地上一堆东西,就慌忙跑了下来,问小舟,小舟说是买的。老婆打开塑料袋看,什么好货,泡油豆腐,一副沮丧的样子。小舟见院里人进人出的就忙说上楼吧,上楼再说。打头抱了个大纸箱往楼上爬去,进了自个房子,小舟才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老婆立即笑咪咪了,说你平时下去没见有人送,这次你跟局长下去就不同了。小舟说,你别乱说,平时局长下去也没什么,这次是年检,去了人家不表示下怎么行。老婆说,我说你们局长是不是年年等年终了就下去。小舟笑起来,说你说话也真损。

俩人关了房门,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竟有十多样之多,价值大几百元。老婆说真没想到无意中发了个财,又说那些当官的只怕是天天发财了。小舟说,你就爱发财了,不妨也

去当个官看看，老婆就说要真当了官，我第一件事就是休夫哇。俩人都笑起来。

小舟把泡油豆腐做两下分了，说自己一时吃不了这么多送一份给你家里。老婆很高兴，忙过来帮忙分了，又拿了一对屈原酒一条白沙烟放一边，说今年给家里的年礼就算这了。小舟说，这怎么行，你父母养大你不容易，如今你成家立业了就没点孝顺，这点东西值几个钱，还是把那床电褥子搭进去，你妈风湿重，正用得上。老婆很激动，难得多情地看了小舟一眼，拿电褥子时，放手上摩挲了好一会，心里很是舍不得。

这晚上，因进了财，又小别了几日，俩人情绪都是难得的好，吃罢晚饭，电视也不看了，洗漱后，双双钻进了被窝。小舟又一次享受了老婆的主动和泼辣，自己也就越发的勇猛，把老婆搂来搂去，一直折腾到老婆呻唤不已时才罢休。

三

难得来一次的父亲突然风尘仆仆地来了。

父亲来时，小舟和老婆正在吃饭，父亲胳膊窝里夹着一个装化肥用过的蛇皮袋子，脸上的渠沟沟里是一线线澄黄的泥尘。裤脚绌得一只高一只低，脚上一双帆布胶鞋，两片耳绊软拉拉地耸拉着。门口背光，小舟俩口子一时没看出来，以为又是来上门收破烂的老头，是父亲怯怯地喊了声小舟的乳名，小舟才认出来。

父亲在门口蹭了会，想把鞋子脱了再进来，小舟就说，您进吧，脱鞋干什么，这屋又不是什么金銮宝殿。

父亲进来后，在一只小凳上坐了。老婆泡了茶，小舟把自己的洗脸毛巾给父亲洗脸，父亲说不洗，坐会就走。小舟忙叫